

现场发挥。”安栋补充说，妈妈还会教一些随机应变的“方法”。

如今，姐弟俩在面对镜头时，既有松弛感，又有专业性。他们不会因为一次夸奖而飘飘然，也不会因为一时不完美而轻易放弃。玛娅说：“如果别人夸我们，我们会感谢人家。但我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里。我们不是什么天才，不能太骄傲。”安栋则更直白：“我们是运气好，参加过一部电影。这不是因为有很多 skill（能力）。”这句话，几乎是妈妈日常念叨的翻版。冯昕在采访中打趣道：“每个孩子、每个家长都有他们侧重的点。在不同的侧重点上，会投入很多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没有一个孩子是省心的。”

妈妈是我们的超人

在玛娅和安栋的生活里，语言从来不是功课，而是一种日常交流。他们在德国学校上课，同学之间说德语；回家和爸爸说德语，和妈妈说上海话或普通话；姐弟俩吵架时用德语，和好时可能蹦出英语。全家一起吃饭，则默认切换成“所有人都能听懂”的英语。

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讲英语。”玛娅解释，“因为这样妈妈也能听懂。”安栋补充：“我和妈妈说话，普通话更利索一点。上海话还有点洋泾浜。”



玛娅姐弟俩在参加梅花奖快闪活动。

事实上，姐弟二人从小就能听懂上海话，但“不高兴讲”。直到玛娅想拍电影，她必须要讲上海话，才以此为契机开口了。对妈妈冯昕来说，这不仅是职业机会，更是一种文化使命。“我一直认为，他们必须要学上海话。因为这是妈妈的家乡语言和文化。如果小时候感受不强烈，等到长大了，想和孩子有超乎血缘的精神层次上的链接，没有语言文化基础，很难。”

为了让孩子们说得地道，冯昕买来《上海话大词典》，遇到拿不准的词就翻书，还向沪语博主请教。她甚至把“吃”字的上海话延伸用法编成段子，取名《和嘴巴没有关系的吃》。安栋最喜欢的那句苏北话——“乖乖隆地咚，韭菜炒大葱”，也是妈妈教的。

而姐弟俩对沪语的感情，也在

一次次演出中加深。他们在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颁奖晚会上表演《金陵塔》的绕口令，“一根藤……风铃铃铃铃风”。虽然节奏偶尔不同步，但那份认真劲儿，令台下观众动容。

无论语言学习还是表演，姐弟俩成长背后都离不开妈妈的“超长待机”。安栋说：“妈妈是我们的超人英雄。”玛娅也跟着“吐槽”：“她应该放松一下，跟爸爸去按摩放松。因为带我们不是轻松简单的事，我们不是最听话的。”

但其实，冯昕对自己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。她负责孩子们的课外活动、中文教学、衣食住行；爸爸劳伦斯负责体育——网球、足球、羽毛球、跑步。正是这种各司其职、互相补位的家庭分工，让两个孩子在一个不焦虑、不攀比的环境里，慢慢长出自己的模样。